



● 良心

美軍對日連環火攻(下)

名古屋火攻之後，李梅將下一個目標鎖定了大阪。大阪是日本第二大城市，關西地區工商業、軍工中心，城市建築以木構民居密集連片為特點，遍布大量軍工配套作坊，非常適合燃燒彈夜襲戰術。1945年3月13日，李梅指揮B-29機群對大阪首次實施夜間大規模火攻，打擊範圍覆蓋大阪市區、工業區、交通樞紐、分散在居民區裏的軍工零部件作坊。從馬里亞納群島出發的274架B-29，在大阪目標區投下約1,700噸M-69凝固汽油燃燒彈。大阪民居密集狹窄，防火空間少，大火迅速蔓延，形成大範圍火風暴。轟炸戰果遠超名古屋首輪轟炸，焚燬城區21平方公里。5月13至14日，李梅對大阪發動第二輪巨型夜間火攻，449架B-29投下3,000噸燃燒彈，再推毀8.2平方公里城區，重創大阪南部重工業區域。多番空襲火攻下，大阪全城約57%城區被毀，超過13萬棟房屋燒燬；平民死亡約1萬人，逾150萬人被迫撤離、流離失所。日本關西工業體系、物資集散網絡遭受毀滅性打擊，軍需物資生產能力大幅萎縮。

李梅接着將目標轉向神戶。神戶是日本最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、船舶修造中心，毗鄰大阪，屬於關西工業圈。城市建築密集，大量木構房屋，港口周邊遍布軍需倉庫、船塢、軍工配套小工廠，人員與物資高度集中，非常適合燃燒彈夜間低空轟炸戰術。李梅對神戶的首輪大規模夜間火攻於3月16日展開，從馬里亞納群島起飛的307架B-29超級空中堡壘，於3月16日夜間低空進入神戶目標區，投下約2,300噸M-69凝固汽油燃燒彈。神戶城區依山臨海，建築密集狹窄，缺少大型防火隔離帶，燃燒彈燃起的大火迅速連片蔓延，形成大範圍火風暴。港口碼頭、倉儲區、船廠、沿岸居民區一同被火海吞噬。直接焚燬城區11.3平方公里。

6月5日李梅對神戶展開第二輪大規模燃燒彈轟炸，324架B-29投下2,150噸燃燒彈。後續又穿插日間精確轟炸，定點打擊神戶造船廠、鋼鐵廠、彈藥倉庫。結果神戶城區損毀約57%面積，超過10萬棟建築被燒燬。

轟炸中平民死亡約8,000人，超過65萬人流離失所。神戶是二戰日本核心港口與船舶工業重鎮，更是關西海運咽喉，推毀港口等於切斷大阪、關西內陸物資進出口通道，進一步切斷了日本海上補給。

在1945年4至5月間，李梅火攻不僅擴大規模，而且實施對重點反覆復炸。與此同時，李梅從4月份開始將火攻燃燒複製擴及到日本各大中小城市。轟炸程序是先大城市、後中小城市；先毀核心工業，再徹底割地方軍工。4月13日，美軍327架B-29對東京實施第二輪大規模燃燒彈轟炸。明治神宮大部分焚燬，皇宮部分建築受損。5月26日，美軍又出動500架B-29對東京實施第三輪大規模燃燒彈轟炸，投下4,000噸燃燒彈，焚燬約40平方公里城區。東京絕大部分工商業與居民區殘破。橫濱緊鄰東京，是日本京濱工業圈（東京+橫濱）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核心港口城市，日本最早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，東京灣最重要海港，屬於東京外圍的工業咽喉。在東京等地連續火攻之後，橫濱成為李梅重點打擊目標。5月29日白天，李梅指揮450架B-29超級空中堡壘重型轟炸機，對橫濱發動大規模晝間火攻。因為那時日本本土防空力量已經大幅衰減，美軍可以在白天對日本城市實施大規模火攻了。B-29超級空中堡壘機群在P-51野馬戰鬥機護航下，分5個投彈區，集中轟炸橫濱港、橫濱車站、關內、本牧等核心市區與港口工業區。共投入了3,200噸M-69凝固汽油燃燒彈，焚燬城區約14.2平方公里，區內港口碼頭、倉庫、船舶修造廠一併焚燬。

在此之前的4月3日、4月15日和5月24日，美軍B-29已多次對橫濱進行小規模試探性空襲，主要打擊港口、煉油設施。在美軍的多次火攻下，橫濱全市約56%城區被毀，燒燬房屋約10萬棟。5,000多市民死亡或失蹤，近40萬人受災、流離失所。大量市民疏散下鄉，城市人口大幅銳減。橫濱港口、工業帶幾乎全毀，東京灣航運樞紐癱瘓，船舶維修、煉油、機械製造產能嚴重受損。橫濱



作者供圖

東京灣工業港口徹底報廢，等於完全切斷東京海上物資補給。

至6月15日為止，美軍針對東京、名古屋、大阪、神戶、橫濱五大都市，一共實施了17次大規模火攻。五大都市區焚燬率：東京56%、橫濱56%、名古屋52%、大阪57%、神戶57%。6月起李梅把火攻目標轉向日本各地數十座人口10萬上下的中小型城市。火攻一直持續至8月日本投降，1945年3至8月，美軍總計轟炸日本96座城市。累計出動B-29重型轟炸機6,990架次，投放燃燒彈41,592噸，焚燬城區總面積264平方公里。244萬棟建築被毀，平民死亡約50萬人，800萬人流離失所。美軍僅損失136架飛機，戰損率2.1%，代價極低。李梅火攻戰略目的是推毀日本戰爭生產能力，打擊民眾抵抗意志，盡可能降低未來美軍登陸日本本土作戰的巨大傷亡。他的作戰邏輯是：日本軍工體系高度分散化，大量零部件作坊藏於民居。而日本城市建築多為木質結構，極易形成火風暴；燃燒彈連帶居民區一起推毀，能夠連根消滅分散配套產能。日本本土城市夜間防空薄弱，夜間低空轟炸代價小。因此他將白天定點精確轟炸和晚間火攻燃燒城區，兩套戰術並行，交替進行。晝間任務保留精確轟炸，專門打擊飛機工廠、煉油廠、兵工廠等重點工業目標；夜間則繼續大量投放燃燒彈火攻城區，推毀各地方軍工和交通。

雖然火攻目標覆蓋大面積居民區，造成極其慘重的平民傷亡，不斷引起倫理爭議，但軍事效果十分明顯。在美軍持續大規模燃燒轟炸下，日本近百座城市城區大面積被毀，大量城市居民逃離大城市，工業勞動力嚴重流失，日本本土軍工產能斷崖式下跌，物資供給體系持續崩潰。美軍高層被李梅一系列火攻的戰果數據說服，把燃燒轟炸確立為對日本戰略轟炸的主要模式，並為此下令加快加大燃燒彈產量，優先保障馬里亞納B-29機群的彈藥供給。

青 青子衿

● 盧振輝

伊犁行記之四：那些石頭

賽里木湖的湖灘上擱淺着許多碎石，每一塊都被湖水打磨得很特別——圓潤、光滑、帶着歲月的溫度，像是一顆顆被時間撫摸過的心。大家挑選光滑扁平的石頭打水漂，石頭橫向切入湖面，激起陣陣漣漪，一圈一圈蕩漾開去，笑聲迴盪在湖邊。那些漣漪擴散、交疊、消散，像是我們的青春，短暫地擾動了水面，然後歸於平靜，可水面記得每一顆石頭的溫度。

我一向習慣撿拾異地石頭作紀念，把大地的碎片帶回城市，彷彿就能把當下的記憶牢牢攥在手裏。無論是長白山、麥理浩徑、鼓浪嶼，我都帶走過那裏的石頭。賽里木湖自然也不例外。我撿了一塊掌心大小的石頭，灰白色，表面布滿細密的紋路，像一幅微縮的山水畫，有山，有水，有雲，有霧，只是比例被縮小了，濃縮在一塊石頭的方寸之間。相比精美的文創產品，這塊平平無奇的小石頭更有紀念意義——它真實、純潔，帶着這片土地的溫度，不會過期，不會褪色，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失去意義。它會一直在那裏，靜靜地，像我與這片土地之間的一個約定。

可指尖摩挲這塊賽湖石頭時，我忽然生出一絲矛盾：石頭本就屬於這片湖水，我將它帶走，不過是暫時借來一份回憶。人總想攫取什麼留住旅途，可山河從來不屬於旅人。我只不過是個過客，終有一日，應當把屬於這裏的，歸還於此。我想，我會再來一次賽里木湖。相信那一趟旅途，不僅是故地重遊，在有生之年，還能欣賞多一次獨屬於這裏的一抹藍。更多的是看多一遍年輕時看過的風景，走多一遍年輕時走過的路。好與自己的青春做個圓滿的告別，把世界歸還於世界。

這個念頭讓我忽然鼻頭一酸。我們這一生，不斷地從世界裏拿走什麼——物質、記憶、情感，以為這樣就能留住什麼。可真正屬於我們的，從來不是那些被帶走的東西，而是那些帶不走的——風的溫度，星的閃耀，湖水的藍，還有那一刻心裏的震顫。也許，把石頭送回去，就是把心裏的某個部分安放回去，讓它回到它該在的地方，讓故事有一個完整的結尾，讓來路和歸途，合成一個永恒的圓。

動車從伊寧站緩緩駛出，我透過車窗最後看了一眼這片土地。天山在遠處露出雪白的山尖，像是大地的皇冠，在陽光下閃着凜冽的光。回程的時間過得很快，地貌從翠綠漸漸褪回灰褐，像是一幅畫被風吹乾了顏色，從濃烈到清淡，從喧囂到寂靜。

離開伊犁，天山雪嶺逐漸遠去。這趟旅程留給我的從來不止毛氈與石頭。山河無言，卻把啟示藏進伊犁馬的蹄聲、哈薩克少年的眼眸、雲杉的年輪與賽湖的星河。伊犁教會我的，不必遠赴於此才能有所成。手握賽湖撿來的石頭，身處喧鬧都市，我亦可以懷着一份勇敢、一份堅定、一份敬畏，慢慢長成自己期盼的模樣。萬水千山或許相隔，但風的記憶，從來不會被地域阻隔。伊犁的天人山水，不僅是山河風景，更是人與自然共生、不同民族彼此守望的活法，而我正在不疾不徐地學習着。少年的成長，既要敢於跨上馬背直面恐懼，亦要如雲杉一般不疾不徐向光而生。縱使身處鋼筋水泥的城市，內心依然可以擁有一片廣闊曠野。

作者為漢華中學中六學生，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優秀學員，首屆魯迅文學院香港少年作家班學員，作品散見於《香港文學》《中國校園文學》等。

詩 情畫意

從诗经時代吃到今天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九十五 鹿尾 ——耶律楚材之一（元代）

● 趙素仲



耶律楚材之一 鹿尾（節選）
鑒典秋獵南岡，
鹿尾分甘賜上方。
濃色殷殷紅玉髓，
微香馥馥紫瓊漿。
己亥秋日
素仲配畫

耶律楚材，字晉卿，號湛然居士、玉泉老人。金末元初人，契丹族，住蒙古三十年，窩闊台汗在位時官至中書令，是推行漢法的積極倡導者。是中國傑出的少數民族政治家，在戰亂時代輔助蒙古族認同了漢文明。

對於鹿尾，香港人熟悉的是乾品鹿尾吧，被視大補之物。中醫角度「陽氣聚於角，陰血聚於尾」，並以中國吉林省琿春市的梅花鹿鹿尾為極品。

耶律楚材詩中讚美鹿尾「濃色殷殷紅玉髓」，鮮鹿尾據說如嫩肝般可口。元代，鹿尾是帝王貴族的常見菜餚。「春薤旋澆濃鹿尾」，用鮮嫩的春薤澆在剛烹製的鹿尾上，確也色香味補俱全。現時坊間的鹿尾吧純正琿春的不多，其它產品新西蘭較為多，未知有否鮮品出售呢？

元朝把吃野味的飲食風格帶給了漢人。雖然南梁劉孝儀在款待北魏使者李壽時，曾發出長嘆：「鄴中鹿尾，乃酒餚之最。」唐代，鹿尾是邊疆地區進獻貢品，安祿山就曾進獻鹿尾醬給唐明皇。直至金、元朝代遊牧民族偏好鹿尾，詩詞中也出現鹿尾的食譜了。到了清代，更是鹿尾吧全盛期，屬於帝王將相的珍品了。

浮 城誌

母親的中秋節

● 羅大佐

和母親過的最後一個中秋節，是2014年9月8日。那天天氣涼颼颼的，空氣中帶着一點冷。父親剛離去10多天，我們的內心還揣着不捨，回鄉下老家就是想和母親過一個團團圓圓的日子，讓母親少一些孤單，多一點溫暖。那天我們一家人一起回去，帶着月餅和禮物。走進家門，狗兒搖擺着尾巴叫了起來，母親正在打掃院壩，抬頭看見我們，臉上露出了歡喜的神色。放下東西，妻子去廚房做飯，我接過媽媽的掃把，打掃起來。打掃完畢，就坐下陪媽媽聊天。我問母親，天氣已經涼了，為什麼還穿着單薄的舊衣？母親說，新衣服還有好幾件，但怕弄髒了。我正想說什麼，母親又說，娃啊，你的父親走了，但看到你們回來了，我又感覺他沒走多遠。我正想說點什麼，姐姐妹妹帶着兒孫來了，他們的到來給老屋增添了熱鬧的氛圍。姐妹去廚房幫着做飯，侄兒侄女張羅着去打麻將，母親搬凳子坐在旁邊看着，看得很專心的樣子。年逾85歲的母親，斗大的字都不認識一個，並不認識麻將。

這時三姐端來月餅，我們一人一個，母親拿着月餅，送到嘴邊又停了下來，悄悄地嘆了一口氣。父親和母親恩愛一生，如

今忽然離去，我們知道母親的心情。我們說月餅很香甜，要母親趕快嘗一口，母親終於將月餅送進嘴裏，眼裏卻滾出了兩滴淚花……那個中秋節，父親離去和大兒子的病都讓我們承受着煎熬，但不便告訴母親。那天，我們在老家陪着母親吃飯，故作輕鬆的樣子，其實誰的心裏都不輕鬆。

飯後姐姐妹妹收拾家務，我坐在院壩邊的洗衣石上看風景。母親來到我身邊，我說，待我把雅安的房子裝修完，就接您去住些日子吧。母親說，好是好，可我走了家裏的狗兒怎麼辦呢？望着那隻活蹦亂跳的小黃狗，我的心裏有一絲絲的不快。母親又說，那我去住幾日就回來吧。告別母親的時候，我們都要她在老家多多保重身體，有空就回去看她，母親也做出輕鬆的樣子。那晚我回到城裏，望着天上的明月，想起這是第一個沒有父親的中秋節，心裏有些傷感；想起還在鄉下的母親，心裏更不是滋味。於是想，趕緊把房子裝修好，把母親接到雅安去吧，明年的中秋，讓母親過一個舒心的日子。

可惜第二年中秋節還沒到來的時候，母親就離開我們，去天堂和父親團聚去了，這至今都是我心裏的遺憾。

文 化解碼

● 周兵 紀錄片導演、歷史學博士

辣椒到來之前，老四川的飲食是什麼味道？

這些年，香港作為全球的美食天堂，匯聚着全世界各地的美食，當下越來越多的巴蜀川菜來到香港，也悄然改變着香港的美食版圖。

今天我想分享一下17世紀之前，湖廣填四川改寫四川人口格局之前，漢唐，宋元明時期巴蜀大地飲食的味道。用一句話概括就是：主食以稻米為主，偏愛鮮香重味、講究辛香，富貴人家吃得精緻風雅，用料考究，做工精細，和我們現在印象裏接地氣的麻辣川菜，差別非常大。很多當年的經典味道，如今已經消失在歷史的風煙裏。

靠着都江堰兩千年的灌溉，成都平原自古旱澇保收。早在漢代，《漢書》就記載四川百姓「民食稻魚，不愁荒年」。到了元代，只在峨眉一個縣，記載的稻穀品種就有25種，水稻種植十分普及。所以自古，大米一直是四川人的主食。當然丘陵山地也會種高粱、麥子等雜糧，日常飲食的選擇很豐富。

我們現在一提川菜就是麻辣，在明代辣椒傳入中國之前，四川只有「麻」，卻沒有辣椒的辣味。《華陽國志》很早就記載巴蜀人「尚滋味，好辛香」，那時候用來提味的核心是花椒、薑、茱萸。元朝菜譜裏寫的川炒雞，必備調料就是四川花椒。可以說在辣椒到來之前，花椒才是川味的靈魂。

放到明代的士大夫家裏，飯菜十分講究。明代狀元楊升庵就記錄過當時的吃法，鱸魚切成薄片，用香料水浸泡，搭配香杏花葉調味，是難得的珍饈。他還會用西域香料、本土香茅做菜，能看出當時飲食的包容和精細。

南宋陸游在四川生活多年，念念不忘的鱖魚木魚、巨型春卷鋒羅餅餡，當年是尋常川菜裏的常見菜，現在基本已經吃不到原本的做法了。

這種精緻雅致的飲食風格，在宋末、明末的戰亂裏被徹底摧毀。後來湖廣填四川，大批逃難謀生的平民湧入四川，底層百姓帶來的都是簡單下飯、適合小攤



● 《華陽國志》很早就記載巴蜀人「尚滋味，好辛香」。

作者供圖

詩 詞偶拾

中秋的月光

● 張宏宇

今晚的月光
是從老家屋頂漏下來的
穿過千山萬水
落在我的窗台
像一封沒有字的信
月光落在月餅上
咬一口，是甜的
也是濕的，像這些年
嚥下去的所有團圓
城市燈火太亮，照不見故鄉
我只好站得更更高些
讓月光從頭頂澆下來
涼涼的，濕濕的像一口老井
打撈起沉在底部的中秋
那些回不去的人
此刻都在路上
他們攜着各自的月光
從四面八方
往同一個方向趕
而故鄉的桂香
隔着山川，隔着歲月
隔着那句說不出口的
想念，輕輕漫了過來
今晚，所有的月光
都認得回家的路上
只有我站在陽台上
把月亮望成了
另一塊月餅